

马丁的风采

欧阳玲燕

六月二十九日晚,安庆再芬黄梅公馆推出“马丁专场演出”。专场精选《闹黄府》《杨门女将·探谷》《乌龙院·杀惜》《孔乙己·月下破庙自醉》四部风格迥异的作品,共同铺展出一幅展现黄梅戏表演美学的立体长卷。青年演员马丁与搭档们自如穿梭于不同剧目之间,为观众奉上丰富多彩的视听大餐。

《闹黄府》是一出充满喜剧色彩的经典小戏,讲述了叫花子杨三笑在富户黄府门前唱曲嬉闹的故事。马丁饰演的杨三笑,虽身处底层却天性乐观。他以灵动多变的面部表情、妙语连珠的唱词和夸张诙谐的肢体语言,与一众

俏丫鬟插科打诨,丑、旦角相映成趣,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氛围,观众如临其境,不觉沉浸于市井的喧嚣欢愉。马丁扎实的唱功与精湛的表演,将角色演绎得栩



栩如生。剧中安庆方言的融入,更添浓郁的地方风味与生活气息。《闹黄府》作为黄梅戏传统七十二小戏之一,正是黄梅戏早期扎根民间、汲取养分的生动例证。

《杨门女将·探谷》演绎穆桂英为破西夏敌军,毅然率领杨文广、杨七娘等勇闯葫芦谷,历经艰险最终寻得棧道的故事。剧情跌宕起伏,扣人心弦,尤以精彩的武戏场面令人振奋。突破传统黄梅戏的婉约风格,“探谷”中的武打设计矫健利落、节奏明快,将黄梅戏中难得一见的“刀马旦”(穆桂英)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马丁饰演的采药老丈,戏份虽不重,却以醇厚唱腔、细腻表演,精准传递出对杨元帅的深切痛惜与由衷敬仰,以及愿为忠烈引路的拳拳报国之心,角色之善良正义跃然台上。剧中小演员们的表现亦可圈可点,朝气蓬勃,身手不凡,为这部充满家国情怀的传统剧目注入了青春活力。

《乌龙院·杀惜》聚焦宋江因丢失梁山书信遭阎惜姣要挟,最终愤而杀

之的戏剧高潮。马丁饰演的宋江,凭借深厚功底与对角色的深刻理解,精准驾驭其跌宕心绪。寻袋时以急切唱腔伴密板节奏,尽显惊惶之态;对峙间借唱腔流转与力度变化,表现出胁迫下的焦灼与无奈。其眉峰紧蹙的隐忍、拱手作揖的克制,皆为“杀惜”层层蓄势。直至被逼至绝境,走投无路之际,观众情绪已被全然牵动,不杀不足以平激愤。马丁的表演将这一刻的爆发力与戏剧张力推至顶点,极具情感冲击力。

《孔乙己·月下破庙自醉》取材鲁迅名篇,聚焦孔乙己精神崩溃的悲剧时刻——当彩凤收回“祥瑞裁缝铺”卷轴并拒绝其落款时,他赖以自欺的最后尊严轰然坍塌。马丁巧妙化用京剧麒派技法,刻画出孔乙己迂腐中的善良、无奈下的倔强。尤其在“索字”情节中,从受捧时的飘飘然、受赞时的奋笔疾书,到遭拒后的万念俱灰,其心理嬗变层层递进,让观众真切目睹了一个被科举制度碾碎的底层灵魂的垂死挣扎。

马丁的艺术情缘,深植于安庆戏

曲文化的沃土。他出身梨园世家,祖母张慧聪(京剧大师周信芳义女)由沪上“四小名旦”转型为安徽黄梅戏教育创始人之一,父亲司鼓、伯父作曲……家族的艺术血脉与童年时期的艺术浸润,点燃了他对舞台的热爱。安徽黄梅戏学校启蒙,中国戏曲学院深造,期间拜师黄梅戏名家黄新德,复拜师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,其学艺之路,更是剧种融合的写照。辗转于不同剧种与行当间,使他淬炼出自由跨越的艺术能力,也赓续了黄梅戏海纳百川的开放传统。从2007年摘得“黄梅之星”,到2017年凭《大清名相》张廷玉一角获白玉兰奖提名,马丁用十年光阴,完成了从新秀到舞台砥柱的蜕变。

一方戏台,四折春秋。从《闹黄府》的市井喧嚣到《杨门女将·探谷》的巾帼铁血,从《乌龙院·杀惜》的情仇激变到《孔乙己·月下破庙自醉》的文人悲鸣,黄梅戏的艺术疆域早已突破乡土俚俗的藩篱。它既吟唱质朴动人的乡村情韵,亦可承载荡气回肠的历史风云,更能与文学经典深度对话,展现其作为成熟剧种的无限包容与深刻表达。当马丁身着孔乙己那沾满尘灰的长衫向观众深深鞠躬致谢时,斑驳光影中,仿佛叠印着黄梅戏从乡野草台昂首步入现代剧场的百年身影。

老城,在一本书里复活

——读姚和平著作《画说老芜湖》

子薇

翻开姚和平先生著作《画说老芜湖》,如同被卷入一场时光的逆流:钢笔画里,被推土机碾过的老城砖瓦在纸上重新垒砌;镜头底下,连锁超市取代的酱坊前,一口口酱缸在清风里履行着各自的使命;淳良里21号,坐在靠椅上守望的老人的背影,让人禁不住感叹时光的形色匆匆……这部著作,是姚和平倾注心血的一场“记忆修复术”——以笔为针,以纸为线,在时间的废墟上缝合着芜湖行将消失的肌体和灵魂。

于无声处,书中钢笔画竟发出金石之声。线条被赋予时间无法磨蚀的重量,在纸页上铸成一座座老芜湖的城池。姚和平用钢笔的刻痕,执拗对抗着现实推土机的无情碾压。每一缕线条皆在呼唤:看啊,此处曾屹立着一座城门;那里曾经蜿蜒着一条小巷;那个地方曾飘荡着一种味道。他笔下那些如今早已消隐的街巷,被钢笔一丝一缕重新描画出来。这岂非一场悲壮的招魂?以艺术之名,召唤被现代化洪流卷走的旧日精魂,在纸页上为它们重塑血肉和筋骨。

当摄影镜头默默对准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,便捕捉到了那正在消散的“芜湖之味”。镜头下,那些即将隐入历史帷幕的世俗与生活场景,被瞬间定格为永恒。姚和平用镜头虔诚记录下一个个日常却饱含生命力的画面:老芜湖海关大钟的

指针正在行走,南门湾各种竹木器物正在等待顾客光临,巷子里的各种手艺人正在凝神工作,火车轮渡处旅人正在前行……这岂非一种深情的挽留?留住了老芜湖的呼吸、体温与脉搏。这些镜头是时光的琥珀,封存了即将消逝的微光与影像,成为后人感受这座城市“生命气息”的珍贵凭证。

在“民间艺人”辑中,书页深处有一位民间纸艺手艺人陈敬华,他布满褶皱的双手,将已然消失的十里长街、寺码头、泗关街、老中山路,通过切、剪、折、卷、叠、粘等技法,创作出变化无穷的立体纸雕作品,让人观赏时,有如身临其境。文字之外,照片中老人手中未完成的艺术品,连同那专注而平静的神情,成了这份手艺最动人的墓志铭。手艺与老人,不仅是书中篇章,更是芜湖人精神深处某种独特色彩与温情的挽歌。姚和平不仅记录手艺,更是用文字与影像守护着一种即将逝去的心灵光色——那是机器轰鸣声里,人类双手创造的无可替代的温暖奇迹。

《画说老芜湖》以笔、镜与文字为舟楫,载着我们逆时间洪流而上。它超越了怀旧情绪,成为一部对城市文化记忆的悲壮抢救志。姚和平通过多维度记录,从空间、风俗到人的技艺,为芜湖构建起一座抵抗时间侵蚀的“记忆方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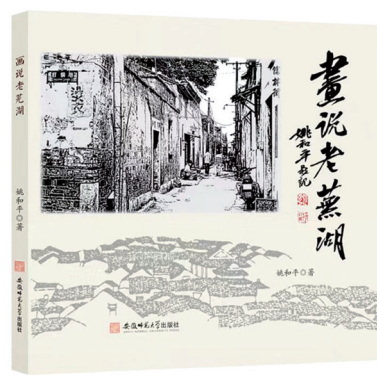
已逝的朱希和老先生曾这样赞

叹姚和平的画作:“类似文学巨擘鲁迅的白描手法,更有漫画宗师丰子恺的遗风。”姚和平伏案描绘的,又岂止是芜湖一城?他笔尖之下,是整个乡土中国行将消逝的背影。书中被描绘、已然熄灭的炸炒米的炉火,在纸页上依旧散发着余温——这微光映照的,是每一座城市深埋于尘土之下的灵魂内核。

掩卷之际,一个更宏大的叩问在寂静中回响:当我们在书中看见老芜湖时,是否正加速遗忘着身旁的故乡?所有的城市,都是书中的老芜湖;我们每个人,都应是执笔的姚和平。城市记忆的存续,不在于博物馆里僵冷的标本,而在于街头巷尾依旧鲜活的烟火,在于年轻一代是否愿意俯身拾起那些即将熄灭的手艺之火,成为新的守护者与传灯人。

姚和平笔下的儒林街、雅积楼、老芜湖海关、十里长街、花街、状元坊、萧家巷……每一处都是停驻在老芜湖人心中的一盏灯,不仅照亮过往,也照亮未来的每一次深情回眸。俚俗里的逮蚰蚱、玩蛐蛐、滚铁环、打水漂、挤油渣子、天下太平、跳房子……曾凝聚着老芜湖孩童的无限快乐与欢笑,如今渐渐老去的他们在回首过往时,依然痴迷于岁月深处的明丽光芒。

散文家、书画家、摄影家,那是贴在姚和平身上的标签,也是成就这本著作的基本功力。深深扎根故土的



《画说老芜湖》

姚和平著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25年6月出版

真爱,永恒不变的痴痴情怀,四十年的心血浇灌,四十年的坚持不懈,成就了这样一本鲜活淋漓升腾着水汽、带着岁月体香、带着生活温情、清新又怀旧、轻盈又厚重的好书。木心说:《红楼梦》里的诗词如水草,放在水里好看,捞出来就不好看了;如果说姚和平的文字和画作、摄影作品是水草,放在水里好看,捞出来依然好看。

在记忆的迷宫中,我们每个人都是守夜人。姚和平以笔为炬,不仅照亮了芜湖的旧影,也照见了所有容颜易逝的故乡——它们等待着被凝视、被讲述、被刻入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和灵魂。